

## 简论董俞的《玉凫词》



刘勇刚

清顺治康熙词坛，朱彝尊、陈维崧崛起，各创坛坫，浙西、阳羨两派角立，蔚成风气。其它柳洲、西陵词派亦呈地域之特色。云间词派老成萎谢，渐告式微。正可谓“词社凄凉，酒徒零落，一半嗷嗷鬼”（董俞《念奴娇·述感和彭羨门韵》其二）。然而吟咏之风依然不废，就中一二巨子撑拄其间，宗风得以不坠，且有所开拓。董俞即堪称云间词派后期之射雕手。

董俞（1631—1688），字苍水，马樗亭，又号莼乡钓客。顺治十七年举人。康熙十八年，举博学鸿词，罢归。中举后不久，江南奏销案起，士绅同日除名者万余人，俞名列其中。于是弃举子业，致力于诗词辞赋。少时，诗名与钱芳标相埒，人称“钱董”。入都后，曾与王士禛唱和。归里后，卜筑南村，歌啸自如。著有《樗亭诗稿》和《玉凫词》。

清初柳洲词人曹尔堪《玉凫词·序》云：

（樗亭）偶以余暇工为小词，无不挾髓花间，夺胎兰畹。对清尊而□□，拾红豆以缠绵，悦于魄而动于魂，古人之言岂欺余哉！吾党之词见称于海内者，陈李前驱，辕文骏驾，俱已玉树长埋，宿草可悼矣。尚木清华，莼僧香丽，而或乘五马以徙鳄鱼，投三杼而栖白燕，近制寥寥，未易多得也。如子璧、岷文、子山、丽冲皆有专稿，为艺林脍炙，独樗亭之词出而同人退舍，莫与颉颃，由其神力震荡，足以推倒智勇，开拓心胸耳。

曹氏这段话中有两点值得注意：一是“抉髓花间，夺胎兰畹”，二是“神力震荡”。前者是说董俞胎息花间词，以《幽兰草》为圭臬，以阴柔为美。“兰畹”这里专指云间三子（陈子龙、李雯、宋徵舆）倚声之合集《幽兰草》。后者则谓董俞的词富于力度，给人以壮美之感。合而言之，适如周茂源所评：“俊极而壮，词家所不能兼也。惟樗亭（董俞号）能兼之。”（周茂源评语见《玉凫词》，康熙刊本，留松阁藏版。）幽兰三子俊则俊矣，而无壮可言。董俞词能“俊极而壮”，不独让同人退避三舍，就是陈子龙在世，恐怕亦要让他出一头地。

我们不妨先欣赏《玉凫词》“俊”的一面。

帘外鸦啼风细，落月春芜满地。香尽画楼闲，知道玉人沉醉。君记，君记，正是消魂天气。

（《如梦令·春夜》）

高楼酒一卮，肠断分离处。前夜秣陵花，今夜潇湘雨。独倚木兰桡，酒醒山无数。试问此时心，心似秋莲苦。

（《生查子·别意》）

绿蕉深处，又见一钩蟾影。绣帘垂。袅袅莲三寸，亭亭玉一枝。相思情似絮，相见泪如丝。私语屏山曲，立多时。

（《女冠子·月夜》）

斗草归来雨湿衣，画帘春静蝶双飞。黛螺高绾绣裙低。好梦每嫌娇鸟唤，幽情只许侍儿知。小窗灯烬忆人时。

（《浣溪沙·春闺》）

画帘簌簌梧桐雨，晚妆初罢娇无语。灯下强偎人，罗衫污酒痕。肌香温绣被，蹙损眉山翠。未惯是双眠，须郎着意牵。

（《菩萨蛮·闺情》）

就题材而论，无非是艳情相思，不脱春闺风雨、美人醇酒之町畦。但仔细吟味，花间词的脂粉气比较淡薄，香软的媚态亦减却不少，而有一种独抒性灵的俊气盘旋其中。感伤的艳情中似杂糅着身世

之感。让人一下子联想到淮海词人秦观。那种俊气,那种艳情与身世的交织,何其相似,可称异代之知音。

其实,云间词人大多喜爱秦少游,云间三子、柳如是等无不瓣香淮海词,无不胎息秦郎风味。但与秦郎气息如此相投,风格如此俊美,只有董俞的《玉凫词》。这不仅仅是一个模拟的问题,而是性情、遭际之相似。董俞因“奏销案”而与仕途无缘,从此落拓江湖,放浪形骸,歌筵红粉,追欢买笑,以麻痹心灵的痛苦。秦少游负屈宋之才,而长期沉论于寒士阶层,其走马章台,又何尝没有身世的感伤?少游《满庭芳》词云:“销魂。当此际,香囊暗解,罗带轻分。漫赢得青楼薄幸名存。”才子风流与寒士之不遇结合无间。

身世性情的投合,使他对《淮海词》多一份特别的偏爱。请看《菩萨蛮·秦邮夜泊》:

秦邮城外湖千顷,烟蒲夜宿鸂鶒冷。水面月痕生,东风舴艋轻。望中青欲雨,贞女祠边树。酒酹烛花垂,一编淮海词。”

再看《浣溪沙·春游》:

脉脉闲情似水流。暮江人上木兰舟。画桥西去笛声幽。客醉夕阳芳草路,鸟啼寒食杏花楼。淡烟微雨一春愁。

我们对照一下秦少游的《浣溪沙》:

漠漠清寒上小楼,晓阴无赖似穷秋。淡烟流水画屏幽。自在飞花轻似梦,无边丝雨细如愁。宝帘闲挂小银钩。

这两首词的用韵、语言、意境都十分相仿,十足的秦郎风味!

然而,董俞并不拘囿于北宋婉约派,对南宋格律派词人亦有所取法。《思佳客》(和吴梦窗咏半面髑髅)可以为证。吴文英《思佳客》(赋半面女髑髅)原唱云:

钗燕拢云睡起时,隔墙折得杏花枝。青春半面妆如画,细雨三更花又飞。轻爱别,旧相知。断肠青塚几斜晖。断红一任风吹起,结习空时不点衣。(《全宋词》第四册,吴文英

卷,2932页。)

董俞的追和之词有四首:

云雨巫山已渺茫。尚余粉靥费端相。细腰犹想藏衾内,  
高髻还疑坠枕傍。桃叶艇,杏花墙,一般微露断人肠。而  
今青草斜阳里,漫学徐妃半面妆。(其一)

蝴蝶芳魂那可招。无端半面尚含娇。香埋秋藓藏罗袜,  
影断春波失翠翘。金凤慧,玉环妖。剩留双妩待人描。  
劝君莫作繁华想,细雨飞花一夜消。(其二)

人面桃花一样残。东风孤冢不胜寒。移时莲步空余窄,  
啮处樱桃已损丹。寒食路,北邙山,荒榛长夜雨漫漫。当  
时无限相怜惜,觅取情人试一看。(其三)

杜宇啼残一夜风,棠梨犹剪嫁衣红。曾于帘内匆匆见,却  
向溪边草草逢。山静悄,月朦胧,青燐数点蜡灯同。从今  
落尽铅华色,天女鸠茶总是空。(其四)

云间才人吴懋谦评云:“梦窗本词仅一阕耳,而辞意平平,视此凄艳幽澹,以才人之彩笔为导师之指点。青莲诗有云:‘白骨寂无言,青松岂知春。同此惊心动魄。’”(吴懋谦评语见《玉帛词》,康熙刊本,留松阁藏版。)吴懋谦称梦窗原唱“辞意平平”,要非笃论。明人唐寅《落花》诗云:“好知青草骷髅塚,就是红楼掩面人。”梦窗赋半面女髑髅,从空中着笔,幻化出“女髑髅”生前意态情事,如死水生澜,允推佳构。不过,吴懋谦将董俞和词与李白诗同日而语,推之为“惊心动魄”,洵称知言。

这四首词各自独立而意脉相连,浑然一体,绾合美人生前身后,时空交错。董俞驰骋想象,空中缀色,由色生情,传情人色,悬想情事,括其波澜,可谓生死肉骨,化髑髅为美人,变腐朽为神奇,堪称化工之笔。昔日红楼之美人而今化为“青燐数点”,怎能不让人萌生空幻之想?词中蕴含着深沉的人生咏叹:“劝君莫作繁华想,细雨飞花一夜消”、“从今落尽铅华色,天女鸠茶总是空”,大有

即色悟空之感。

《思佳客》组词糅合传奇之笔意，虚构美人生前种种，抒情与叙事相间，此乃云间词固有之特质。吴梦窗有“词中李商隐”之称，其词如“七宝楼台”，凭空设色，工于言情。而董俞不拘于原唱且能超拔原唱，非词中之有大力者不办。曹尔堪以“足以推倒智勇，开拓心胸”推许他，绝非浪谑。

前面讲到，顺康词坛，朱彝尊、陈维崧如双峰并峙。董俞受浙西词派影响，倚声不弃南宋格律词派，尤其得力于阳羨词派。陈维崧论词以苏轼、辛弃疾为归依。董俞与陈维崧为词友，而维崧早年曾游陈子龙之门，两人适有同门之雅。而陈维崧为当时词坛之“青兕”，对董俞产生影响，乃是题中应有之义。他的《贺新郎·怀陈其年（维崧字）》词云：

试数词坛彦。惟陈生、奇葩逸藻，波腾云卷。手展麦光倾八斗，竟道扬班再见。听清论、靡靡忘倦。海内真才能有幾，叹从来、风雅时人贱。休浪谑，雕虫擅。石城花月同留恋。正良宵、银箏翠袖，鸾笺题遍。别后酒徒零落尽，尔我飘飏蓬转。止余得、愁丝恨片。不信董公称健者，已十年、瘦损风尘面。空搔首，泪如霰。

词人云：“石城花月同留恋。正良宵、银箏翠袖，鸾笺题遍。”可见得董、陈两人确实是意趣相投的好友。他叹维崧之不遇，大有惺惺相惜之感。他推重陈词“奇葩逸藻，波腾云卷”，而此词亦大有此风格。

再看《念奴娇·述感和彭羨门韵》其一：

英雄已矣，把吴钩抛却、唾壶敲碎。痛哭穷途同阮籍，难乞步兵佳尉。白日黄鸡，催人老去，几度中山醉。龟毛兔角，叹浮名何年遂。梦魂不到春明，读书卖卜，潇洒君平肆。落日江亭闲岸帻，赢得持螯斫鲙。故国青山，美人黄土，往事徵于鬼。桃笙豹枕，算人生惟有睡。

《祝英台近》(会稽道中,用辛弃疾韵):

霁烟轻,凉月澹,肠断西陵浦。松露廉纤,洒遍篷窗雨。  
可怜旧日青山,无人吟眺,算谁肯、移家暂住。凭阑觑。  
几株垂柳阴边,属玉遥堪数。万壑千岩,犹记虎头语。任他客  
帽频欹,村醪半醉,聊目送、乱云归去。

前词直合东坡、稼轩于一体,沉郁之后继之以疏旷。后词乃追和辛稼轩之作,笔致清新疏朗,不乏稼轩野逸之趣。

刘勰《文心雕龙·知音篇》云:“圆照之象,务先博观。”董俞的审美心胸极为开阔,呈“圆照之象”。董俞既浸淫南唐北宋词,得云间词派之真传,同时又大大突破了云间之藩篱,对苏辛一派的豪放词人亦颇多师法。转益多师,使他的词获得了多元风格。质言之,董俞的《玉凫词》“神力震荡”,“俊极而壮”,既有时代之风会,更与他圆活不拘的审美心胸分不开。

(作者单位: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)

“奏销案”,指清政府严办江南地主拖欠钱粮的案件。清初江南赋役数倍于他省,而诉讼尤重。苏松常镇四府乡绅和衙役勾结,拖欠钱粮至数十万之多。顺治十八年(1661)江宁巡抚朱国治分别造册上报,悉列拖欠钱粮的乡绅一万三千五百多人,指为“抗粮”,既而尽行褫革“功名”,发本处枷责。探花叶方霭仅欠一钱,亦被黜,民间有“探花不值一文钱”之谣。被捕者三千人,初命解京,后得放还。清政府制造此案是为了增加赋税收入,同时打击江南汉族地主士大夫的民族意识。云间派中周茂源、董含、董俞等均以奏销见黜。董含《三冈识略》记载了江南奏销之案,颇有史料价值。明清史专家孟森有《奏销案》一文专论之(见《明清史论著集刊正续编》,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)。